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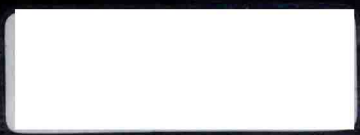
The Uncrowned King

丁邦文◎著

无冕之王

一个记者，到底有多大的权力？

国内首部对中国记者群进行深入描写的长篇小说



979843757645769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职业操守

无冕之王

丁邦文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冕之王 / 丁邦文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01-10812-4

I. ①无…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298 号

无冕之王

WUMIANZHIWANG

丁邦文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范园
装帧设计 汤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1
字 数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8
第三章	52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06
第六章	127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74
第九章	195
第十章	215

第一章

1

清早，杨东进走进市政府行政中心，两只眼皮还是跳得很厉害。

他不迷信，但相信直觉。最近烦心事不少：儿子上学，热线不热，单位效益不佳，后院时常起火等等。直觉告诉他，眼皮跳得如此厉害，必定酝酿着大事。边想边挑个靠近角落的位置坐下。

会议刚开始，手机连续震动。这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石如林厉声强调会议纪律：“手机要么关机，要么静音！”

这个新闻通气会，主题是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带有点评与部署双重性质。

会议先由石如林亲自点评前一阶段创建宣传，再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海涛对当前工作提出要求，最后照例由各新闻单位表态如何具体落实。

按要求，会议须由各新闻单位一把手出席且不得请假缺席。杨东进所在的《春江时报》总编辑孙浩出差海南，昨晚回程途中被雾霾堵在省城，现在已经上午九点了，高速公路还没解禁。杨东进只好以副总编身份，临时代为出席。幸好，春江报业集团总裁林志公、总编老常皆在座。既然公婆来了，也就没人会在意时报这个小媳妇了。

石如林脸色相当难看。

坐在一旁的赵海涛虽然面露微笑,牙却咬得咯吱响,眉宇间难抑焦躁忧虑之气。很显然,他们二位对前一阵创建宣传并不满意。

在诸多评比里,全国文明城市综合度最高,含金量也最重,堪与足球世界中的大力神杯媲美。全省经济总量第一方阵的四个地级市,已有省城和江南两市冲顶成功。春江市作为全省综合实力的铁杆“探花”,已然没了退路,此次冲刺必须成功。眼下,省检查团频繁前来明察暗访,距离最后国家团验收也不过百日,对照标准与进度,春江当前还有不小差距。赵海涛与石如林,一个是创建指挥部负实际责任的常务副总指挥,一个是指挥部下属做具体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肩上担子自然最重。因此,对于创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俩心里分外焦急。透过两人的表情与语气,便不难嗅出今天会议的火辣气息。

果然,接下来的点评尖锐异常。春江市两大直属传媒集团——春江报业、春江广电,几乎集体遭到点名批评。石如林罕见地照着讲稿字正腔圆,并且佐以大量证明材料逐一列举,要么是不作为、不到位,要么是不帮忙反添乱。

说着说着,石如林难抑激动,终于扔下讲稿,频频弓起指背咚咚敲打桌子,声色俱厉道:“别人也许不知道,我这个部长心里很清楚,一年里眼过去四个多月了,最近你们几家都在集中精力拼命弄钱,上赶着填补广告窟窿。请别忘了,你们是市委市政府的喉舌,你们手里的阵地姓党姓公不姓私,你们的第一要务是围绕中心搞好新闻宣传!现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要求新闻宣传与广告经营两分开,严格禁止有偿新闻。你们如果再执迷不悟,别怪我这个部长不客气!”

这时,坐在一旁的赵海涛插话道:“最近一段时间,市政府好几个委办局向我请示,说是新闻单位要求搞点有偿合作。我对他们说,作为政府机关,支持新闻单位义不容辞,只要不违反规定,不坏规矩,尤其是不同中央八项规定相抵触,应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嘛。人家拿了钱,事情肯定会做得更好。即使有些单位拿不出钱,作为党委、政府的舆论工具,宣传报道的本职还是会履行的嘛。”

也许是感觉话说重了,石如林喝了口茶水,语气稍许和缓道:“不错,传统媒体最近日子是不好过,广告收入一落千丈,有的已经出现了雪崩、断崖式下滑,压力是很大。可压力再大,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本

职能。现在再难过,不就拿的奖金少了嘛,前些年大家年薪几十万,不也拿了很多年嘛。”

石如林点评完毕,赵海涛作重要指示。

他对当前工作提了一番要求,大一套小一,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委实要言不烦。末了,话题一转道:“刚才如林部长对各新闻单位颇多批评,大家也不要太大的压力嘛。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譬如,《春江时报》热线版,前一阵在市里整治交通违章和违法搭建方面,推出的几个系列稿子,把利害、政策、法律及时摆了出来,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明之以法,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很快就没了声音。有时候,你们这些无冕之王的能耐,比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就是大。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春江新闻宣传的主旋律和好传统。希望各报各台继续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形成舆论强势,把文章做好,把舆论造足,确保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举成功。”

赵海涛说完,石如林问春江报业集团总裁林志公:“刚才赵市长提到时报上那组报道,谁搞的?”

林志公与身边老常悄悄咬了下耳朵,回答:“时报副总编兼热线部主任杨东进。喏,今天也在场。”

“嗯,很好!”赵海涛朝杨东进微笑着点了点头。

石如林脸色也明显和悦很多,说:“大记者就是大记者啊。希望杨东进同志领衔的时报热线再接再厉,更希望各媒体都派出像杨东进同志这样的得力记者,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宣传推向一个新高度。”

杨东进虽然是个老记者,可在这样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表扬,内心还是很受用。他一边在采访本上装模作样地记着,一边抬手抹了抹跳个不停的眼皮,表现出很矜持的样子。这时候,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又连续震动好几次,他更不便打开看了。

会议结束,杨东进避开电梯前等候的人群,独自走向楼梯,同时赶紧点开手机。

总共有十来个未接电话与短信,其中半数来自两个女人:一个是老婆宋茹萍,五个电话一条短信,电话间隔时间很短,短信也只有两个问号,显然有急事;还有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来自同事钱小昕,短信七个字:“逮到大活鱼!独家!”后边照例跟着两个暧昧且大胆的红唇动漫,令杨东进心惊肉跳。

杨东进不敢怠慢,先拨通宋茹萍电话。

宋茹萍的声音很大,且是那种很夸张的腔调。杨东进一听这声音,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心也随之提到半空。他知道,每当宋茹萍用这种声音同他说话,一般不是在她娘家,就一定是在办公室,无非是要当着周围什么人的面,表明她在丈夫面前的绝对权威,或者显示丈夫无与伦比的能量。而往往这种情况下揽下的活儿,都是些不太容易办的大事难事。

“你个大忙人,又死在哪儿穷忙呀?”宋茹萍的语调虽然很张扬,措辞却相当严谨。在这里,她不像别的一些女人,动不动就骂丈夫“死鬼”什么的,也从不用“鬼混”一类的粗俗之词,两个“忙”字便突出其丈夫并非那些磨剪子抢菜刀者流。

杨东进闭着眼都能想象得出,在她春江技校工会办公室,那几个要好的娘们儿一准都在,而且一准又都在屏息静气地观看宋茹萍的表演。炫耀丈夫的本事,显摆对丈夫的驾驭能力,是这几个女人相互之间的拿手好戏。

“我在市政府开会哩。”杨东进显得很不耐烦。

“噢,你在市长那儿谈事情啊。别忘了把凡凡上学的事同市长说啊,咱儿子非一中不上,还要选个好班级好老师。”对方显然不是听错,而是故意把话说岔了。

杨东进没敢再接下言,嗯了一下,就啪的一声把电话关了。当然,他能想象出,接下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那几个女人还会拿他这个无冕之王说事,而宋茹萍则会在对方略带酸味的恭维中,得到一个女人常见的心理满足。

宋茹萍电话里说的事,正是近来杨东进颇为烦心的一桩。

儿子凡凡今年小学升初中,能否如愿进市一中,看来还真是个未知数。在春江,市一中的初中部牌子最硬,师资力量最强,几乎所有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那里读书。可由于招生名额有限,每年升学时都要挤破头。早先采取统一考试的法子,谁分数高谁上还好办,后来说是义务教育不允许考试,学校乘机挂上公办民助的招牌,名正言顺收起了高价择校费,名义上是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生源,实际上是借机多收钱。结果,虽然学校把价码一涨再涨,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们却没被钱吓退,还是拼命往里挤,想进来的学生达到实际招生数的很多倍。这两

年,上边又有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禁止收费择校,要求划定施教区一律就近入学,竞争就更激烈了。眼下,学校规模一扩再扩,班级屡屡增加,教室里孩子坐得前胸贴后背,可还是满足不了旺盛需求。无奈,学校只得对“施教区”标准进行严格限定,要求必须是学生父母在区内拥有住房,而且房产证、户口簿、身份证三证俱全。为此,很多家庭不惜举债在学区内购房,而一中周围的房价因此被推得一浪高过一浪。一年前,为让凡顺利进入一中,在宋茹萍的极力主导与亲自操作下,他们忍痛以低价卖掉位于春江边上的那套一百三十平方米四室两厅电梯房,又贷款一百万才换来施教区一套二手老式公寓,面积还不足一百平方米。按往年的惯例,他们这样的情况应该没问题。但听说随着施教区内房地产开发、交易的火爆,新增生源不断暴涨,今年一中的政策又可能有新变化。有的说是施教区范围会变小,也有说施教区标准界定还将更严格,区内拥有住房时间至少两年以上。挤出的生源,则分流到周围的十三中、二十四中。这一来,杨东进心里觉得很踏实——他们家的房子,可刚满一年哪!作为记者,他会在报纸上冠冕堂皇地大声疾呼,盲目择校之风不可长;可作为一名父亲,他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选择像一中这样的好学校。

市一中原是市直属学校,几年前划归了春城区。

出了市行政中心,杨东进顺路拐到春城区政府大院,一脚奔了政府办打探消息。

在政府办门外,一眼瞄见副主任小张正在电脑前忙碌。杨东进假装顺便路过的样子蹚进去。小张担任政府办副主任前,曾在宣传部做过几年新闻科长,与杨东进算是交道颇多的老熟人。坐下闲聊几句,话题就绕到今年一中招生的事。小张以为杨东进是因公采访,就悄悄把一些内部情况讲了,只是再三提醒先不能见报。这一讲不要紧,倒把杨东进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今年市一中计划招收12个班级,可由于施教区内刚刚盖了几幢高层建筑,新住户大多是冲着孩子升学而来,实际增加的生源初步估计至少过百。按照一中现状,无论如何不能再增加指标了。现在,到底是缩小施教区范围,还是进一步严格准入标准,还在调查论证过程中。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要经过学校、区教育局、区政府几级按权限和程序研究决定。而且,照例会有少量照顾指标不受施教区限制,可

能会以赞助生的名义,但控制得会很严。”小张透露。

“哦,假如走赞助生这条路,指标会掌握在哪些人手上?”杨东进问。

“不瞒你说,一中招生近两年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矛盾和压力也越来越大。这些赞助生指标,主要掌握在一中校长、区教育局长、分管副区长、区长几个人手里。”小张靠近过来,对杨东进耳语,“不过,像你这样的无冕之王,在春江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为亲戚朋友争取个把照顾指标,还不是小菜一碟!”

杨东进笑笑,未置可否。

临出门时,小张拉着杨东进,诉苦道:“你们那边最近老是派人过来谈合作,费用蛮高的。因为我们这边没点头,合作协议没签成,有几篇稿子就没有上,有些上了版面也被删改得不像样子,或者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为这事,不光是分管副区长发火了,就连陈远锋区长也很有意见。你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春城区政府这块的报道还是要保障,特别是字数、位置上不要太苛刻。”

杨东进嘴上应付道:“好好好,你说的这些情况,容我回去了解一下,尽量帮你做做工作。”

出了区政府大楼,杨东进一摸额头,早已渗出一层细密的汗水。

说实话,刚才小张的一番话无疑像一块巨石重重压在他心头,令他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没办法,他只能把严峻形势第一时间告诉了宋茹萍,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否则,就凭她那大嘴加虚荣心,万一在外边牛皮吹破,后果就更严重了。

宋茹萍在那边一听,立马便没了声息。

2

回到报社,将近午饭时刻,杨东进顾不得饥肠辘辘,直奔六楼热线部。

作为春江时报副总编兼热线部主任,热线开通半年却始终没能真正热起来,乃是他近期另一烦心事。为此,他只有少数时间待在五楼的副总办公室,多数时间则扎在六楼的热线部。

进了门，钱小昕、汪荣海几个人正围拢一块儿聊得热火朝天，就连性格内向的副主任秦玉祥也听得眉开眼笑。摄影部主任缪三水则坐在一边盯着钱小昕傻笑。

“嘿，这么热闹！快说说，什么情况？”杨东进一屁股落在沙发上。那只早已没有弹性的三人沙发，“咕叽”一声便把他吞了进去。

这只沙发，是杨东进半年前从《春江日报》要闻部带来的，跟随他转战过编辑部、政法部、社会生活部，前后已经十年出头。这么多年没更换，一来沙发本身有些故事，留着算是做个纪念；二来，他觉得报社办公室，尤其是采访部门，办公设备不宜太全太新，空调、沙发之类设施更是破旧点为好，否则环境营造得太舒适，记者们容易窝在家里不肯出去。

“我先说，今天这个热线电话是我接的哩。”钱小昕虽是二十八岁的单身女孩，却是典型的女汉子性格，说话快，嗓门大，少有禁忌，“早晨八点，还没到上班时间，本姑娘就提前到了办公室。刚进办公室，热线电话就响了，我顺手也就接了。这一接不要紧，还真是逮到一条大活鱼哩！”

“嗨，好啰唆！”汪荣海是个话痨兼急性子，此时全然不顾学姐的面子，直接抢了话头，说：“钱姐接了电话，第一个通知我，第二个通知摄影部缪主任，咱们三个边联系边集结，直奔大达花苑，这不刚从现场采访归来，正在商量报道思路嘛。”

“呸！你个汪四眼，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说姐啰唆，敢情你比姐还啰唆十倍。”钱小昕不甘被人抢了话语权。

“唉唉唉，别吵别吵，大家都别吵，还是听咱小昕把话说完，杨总等着听汇报哩。”缪三水这时插话，表面是做和事佬，其实却拉了偏架。他对钱小昕有意思，热线部全体早就看在眼里。

此时，杨东进照例不置一言，乐得做一名看客。不过，从眼前几位你来我往的斗嘴中，他也很快听出端倪、理出头绪——

热线报料人陆天明，53岁，早年从春江机床厂下岗，如今在社区做保洁。老陆上有八旬父母，常年卧病在床；下有中专刚刚毕业的女儿，目前没有工作。其妻患小儿麻痹症，自幼腿部残疾拄双拐行走，靠经营一间日用杂货店维持生计。1996年，大达房地产公司在城郊开发商品房，陆家的三间平房被拆迁，其中一间开了小卖部，视作店面房。

当时,双方签订协议,陆家原地安置一套两居室住宅,并在住宅底层安置一间十五平方米的车库,仍然用于经营小卖部。协议同时约定,住宅底层车库只有使用权,而不颁发产权证明。拆迁时,陆家周围还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破民居,三间平房换来这样的楼房,已经很不错了。两年后的1998年,陆家按协议在原地拿到房子。此后不久,春江城市建设速度加快,陆家楼下新建了一条马路,车库正好面向马路。渐渐地,随着人流车流量增加,马路竟然成了一条不算冷清的商业街,而陆家车库竟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临街店面。早些年,陆妻一个残疾人经营小卖部,几乎什么手续也没有,自然也无须房屋产权证。最近,陆天明女儿准备自主创业,正着手成立一个打印社,地点也选在自家车库里;加之,春江进入文明城市创建攻坚阶段,政府大力整治路边店,严格要求有证经营。根据工商、税务管理规定,申领营业执照、税务发票须有正规经营场所,而经营场所房屋产权则是必备要件。如此,十五平方米车库产权证问题便迫在眉睫。于是,陆天明找到春江房管局下属的房产交易中心,提出办理产权证明的要求。窗口工作人员打开电脑一查询,给出的答复却让老陆吃了一惊——车库早在十三年前的2001年已变更为店面房,产权证也已于当年颁发。目前,这间房子处于被抵押状态。老陆离开产权中心,马上去找当年的开发商大达地产。整整转了两天,晕头转向的老陆才知道,大达房产早在2003年就已破产,且于2005年被宏达装饰工程公司兼并。而那个宏达装饰公司,现在则是春江鼎鼎有名的宏达集团。好不容易找到宏达集团,得到两点答复:大达公司破产兼并时有过公告,所有手续早已限期完成,遗留问题过期将不再受理;当年协议表明,陆天明的车库不领取产权证明,乃是白纸黑字铁定之事。无奈,陆天明转而向法律援助中心求救,律师提出的意见更加令人绝望——陆天明实际拥有的那间房子,叫作车库也好,名曰店面房也罢,既然已经领了产权证明,那产权所有人就是房产的法定拥有者,法律只认那一纸证明。换句话讲,房子领了产权证,又处于抵押贷款状态,那这间房子就时刻处于被收回或拍卖的危险。即使打官司,陆天明也是铁定输家!这下,陆天明彻底蒙了,也彻底慌了。自此之后,他频繁在开发商、房管局之间讨要说法,甚至找到抵押贷款的春江城市银行说明情况,还用三轮车拉着残疾妻子到市信访局上访过,可遭遇到的仍然是一个怪圈!陆天明最终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打了春江时报热

线电话。

“钱小昕，你在发给我的短信中，凭什么判断这是条大活鱼？”杨东进问得不动声色。

“这还不容易！从陆天明的叙述中，我很快拎出几个关键词——低保家庭、残疾妻子，十五平方米车库、当年协议不领证，开发商私下变更用途、冒名领证、抵押贷款，还有大达地产、宏达集团、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春江城市银行几家涉事单位，等等。民生话题，依法行政，诚信经营……仅凭直觉，我就掂出了其中的分量。实地采访过程中，我们几个渐渐达成共识，一致认定逮了条大活鱼。回来向秦主任汇报了，他也同意我们的判断。”钱小昕并不贪功。

“嗯，不错，进步很大。抓重大新闻，搞热线报道，就是要善于从普通题材里抓关键词，找到可能引发读者关注的亮点！”杨东进又问，“可是，独家一说从何而来呢？”

“嗨，杨老大，这你就知道了，完全是钱姐忽悠的呗！”汪荣海自知失言，不觉脸上一红。

下属称呼上司老大，是春江报业集团近年的流行色之一。不过杨东进对此颇为反感。他当年进报社时，无论社长总编还是门卫校对，大家习惯于直呼其名，最多对位高年长者称老某，或者表示亲切去姓称名。刚开始，他还觉得有点儿不习惯，毕竟此前从学校到教育局，一路走来都是官场风格。后来，他慢慢适应并喜欢上了报社的这种风气，感觉称呼职务太过官气，且显得疏远。不料，这两年风气突变，如今报社竟然受某种江湖风气的影响，动辄称上司为老板、老大、头儿之类，弄得单位如私营企业，明显太过庸俗化，还有点江湖黑道的味道，故嫌恶之。因此，他在热线部明确规定，相互之间称名字或职务，绝不称呼老大老板之类。当然他也知道，热线部几个年轻人受环境影响，有时难免失言。

“哦，说说怎么个忽悠法？”杨东进有意忽略那个令他不爽的称谓。

“别听汪荣海胡说，也不是什么忽悠。我只是问了陆天明，这事你向别的新闻单位反映过吗？如果没有，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当然，我说这话也是留了个心眼，就是希望咱时报弄个独家嘛。”钱小昕并不避讳。

“情况不是这样！当时，你告诉陆天明，找其他新闻单位也没什么作

用。你说,找电台吧,广播只有声音没有文字,还没等听清就过去了;找电视台吧,电视新闻播出都在晚饭时间,除了老头老太太偶尔看看,领导干部和有点头脸的人物大多正在吃饭应酬,有几个人能看得到?网络虽然时髦,可现在网上东西太多太滥,胡说八道真假难辨的内容一大堆,你这点事淹在里面根本没人在意,还容易混入谣言堆里让人误解。只有我们这种严肃的报纸,上自书记市长、下至平民百姓都看,白纸黑字能够引起足够关注。钱姐,你是这样说的吧?不信,可以请摄影部缪主任作证。缪主任,你说是吧?”汪荣海不依不饶,且说得绘声绘色。

坐在旁边的缪三水,脸涨得通红,只有眼巴巴望着钱小昕的份儿,哪里还敢出来作证!

“唉,现在相互竞争厉害,大家做新闻都不容易。我们这样说人家,人家也这样说我们哩,而且说得还要难听。说我们报纸面目呆板、语言老套,新闻拖成旧闻,鲜汤搁成馊水,擦屁股嫌硬,包东西嫌脏,只有奔废品收购站一条路。相比较而言,数咱纸质媒体混得惨,而且越来越惨喽!”秦玉祥感叹。

“就是因为惨,我才要争这个独家嘛!”钱小昕嘀咕。

“好!很好!”杨东进从沙发里艰难腾挪出来,伸展一下腰身,道,“这个题材正如钱小昕判断的那样,确实抓得不错。民生题材,事涉春江大型民企宏达集团,牵扯到房管局这样的政府重要部门,又与城市银行这样的国资企业有关联,加之,当前正值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大环境,又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冲刺攻坚期,因此,这事具备了热线报道轰动效应的潜在爆发力。我相信,只要咱们认真筹划,把采访做细做实,后续追踪及时跟上,再有独家报道这个优势,一定可以借此打响春江时报热线这个品牌。更主要的是,咱们以此为契机和突破,今后可以切实为广大百姓排忧解难做点实事,赢得读者更为广泛的认可。”

杨东进的肯定,令钱小昕、汪荣海几个人异常振奋。

“我建议,还是由钱小昕、汪荣海搭档,专门负责陆天明房产一事的采访报道。同时,特邀缪三水主任图片支持。”秦玉祥作为热线部日常负责的副主任,又是追随杨东进多年的老部下,先拿主意顺理成章。

“我看可以。这个选题必须要有专人盯,而且要做好打硬仗恶仗、甚至长期作战的准备。”杨东进点头。

“首长放心,三人尖刀组保证完成任务!”汪荣海夸张地举起右拳。

“胡吹什么哪！应该说，有我们几个在前边顶着，后边有秦副主任、杨总编把关，有热线部全体作坚强后盾，我们就更有把握啦！”钱小昕嗔道。

“这事涉及的面有点广，一定要注意控制知情面，报道出来前不要声张。这期间，如果有人过问此事，你们就往我身上推。”杨东进叮嘱。

“是啊，像这样敏感的报道题材，事前保密非常重要。尤其要防止被什么人抢先捅到网上，再胡乱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我们的报道就半途而废了。”秦玉祥点头道。

“我担心的倒不光是这个——”杨东进话说一半，想了想，还是把底下的半句咽了回去。

面对大家如此高昂的热情，他不忍心泼冷水。他换了个角度，道：“不能让广告中心那帮人嗅到味道，万一他们搅和进来伸手乱要钱，那弄不好就成新闻敲诈了。”

3

下午两点，杨东进午睡刚醒，桌上座机响了。

“师哥啊，方便吗？方便的话，我来你办公室，有几个方面的情况通报一下。”孙浩的语气永远不失谦和。

“哦，是孙总啊。我也正要把上午市里新闻通气会的情况报告一下哩。”杨东进的语气亲热且不失客气，显示自己拎得清彼此身份上的差异。

放下电话，杨东进忍不住笑了。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与孙浩两人之间如此话语模式，既不代表彼此关系多么密切，也不代表多么生分或有多大隔阂，而是表明相互仍然处于某种磨合之中，而这种磨合显然将是一个漫长甚至永久的过程。

事实上，无论脾气性格还是志趣追求，这对师兄学弟之间差异相当明显。说白了，两个人就像两根并行的火车轨道，可以有暂时的携手比肩、齐头并进，却永远也不可能汇合成一点一线。

44岁的杨东进，毕业于春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做了一年中学语文老师，又调到县教育局机关做了不到两年的秘书，再考入心仪已久的

春江日报。在报社,他从只有两个人的群工部起步,先是每天拆阅来信、接听电话,继而做过昼夜颠倒的夜班编辑、整天追随公安民警奔波蹲守的政法记者,后又主政过政法、副刊、社会生活、要闻等部门。十八年间,他拿过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的各种大奖,年届不惑便被评为正教授级高级记者。两年前,春江市委宣传部采取群众投票、专家评议、业绩打分相结合的海选方式,在全市推选各专业门类的带头人,杨东进成为《春江日报》当仁不让的首席记者。在春江这方不大的土地上,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新闻人,杨东进事业已臻巅峰状态。不过,在外人眼里还是有些遗憾——生性耿直又有些清高傲气的杨东进,无意且不屑于官场上的钻营,在春江日报虽业务拔尖,却仅止步于中层,这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当下中国社会,自然是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相较而言,孙浩的人生则是另一番风景。

孙浩小杨东进三岁,也是春师中文系毕业。杨东进升入大四那年,孙浩入校。两人都是春师中文系主任看重的学生,又是前后任的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宣报中心主任。两人在校时的最大交集,就是孙浩从杨东进手里接任宣报中心主任,自此开始尊称杨东进师哥。十八年前,杨东进从江北县教育局考入春江日报,孙浩则凭借家庭背景直接分到春江日报下属的春江时报,两人同属一个单位,同在一幢大楼,从校友变成同事。进了报社,孙浩不像杨东进那样先从蓝领做起,而是直接进了社长室担任秘书,很快就被提拔为副科级的秘书科长。后来,当杨东进每两年一个周期忙于竞聘部门主任时,孙浩则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社长办主任,直接跻身正科行列。前些年,杨东进在几个采编部门主任岗位上走马灯之际,孙浩又轻而易举被提拔为社长助理,及至两年前担任了春江日报党委委员、春江时报总编。

平心而论,杨东进半年前选择从日报来时报,并非如许多人猜测纯属孙浩游说而来,更非区区一个正科级的副总虚名起了作用。

半年前,适逢春江报业集团成立,所有部门、人员重新洗牌,杨东进同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春江日报,从要闻部、财经部到编辑部、政法部的当家人任选;调任春江新闻网或春江财经周刊总编辑。恰此时,《春江时报》总编孙浩找上门来,一口一个师哥地叫着,盛情邀请他加盟时报担任副总。就孙浩来说,此时诚邀杨东进加盟,自然有他的小算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杨东进而言,单纯从官职

上看,所谓总编副总编并无多大吸引力,何况可供选择的几个岗位全都一样,无非还是换汤不换药原地踏步。不过从内心里讲,他感觉在日报待得太久了,倒真想换个环境,换种做新闻的路数。

生此念头,当然主要是基于日报、时报风格的差异,更缘于当下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

《春江时报》是一份都市类晨报,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报纸发展的黄金时期。曾几何时,得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利好,《春江时报》经历了一段长达十来年的井喷式持续上升。初创时,只有区区十几个人,每天四个版面,发行量不过万把份,年广告收入十几万元。后来,每年以近乎几何级数翻番增长,及至十年前人员暴增至近两百,发行量超十万份,年广告收入突破亿元。通常情况下,每天有24至48个左右的版面。因为广告量大的缘故,加版成为常态,版面经常高达60个,高峰时100多版也不鲜见。特别是春夏之交的五一前后,以及金秋时节的所谓金九银十,还有逢到每月的八、十八、二十八这些吉日,包括越来越被年轻人追捧的圣诞节、情人节之类,广告多到需要提前预约、托人排队加塞的程度。那时,印刷机吐出来的哪里是纸,完全是热烫烫的钞票哪!等到林志公主政报社,干脆把原本分散经营、独立运作的各子报广告部合为一体,名义上是方便集中管理与协调,实质是因为广告部权大钱多,需要集权。可是,转眼之间,往日的盛况不再,如今的情况已然大变。近两年,发行量大跌,广告数额更是雪崩式下滑。无奈之下,借助半年前报业集团成立之机,马上将发行、广告等经营部门又重新拆分,重回到早年分报核算、承包经营的状态,经济指标直接与工资奖金挂钩,从总编到员工每个人都感到压力山大!

客观上,以网络为核心的新兴媒体突飞猛进,对报纸类传统纸质媒体形成巨大冲击,以至后者节节败退。这种现象,非春江一地独有。但就主观而言,像春江这样的地级城市,长期偏居一隅,少有较强的竞争对手,报社管理人员以任命为主,机制、体制无不呈现陈旧老迈状态,却又不思改革创新,终归难逃被抛却的厄运。具体到春江报业集团,《春江日报》因为拥有市委机关报的特殊身份,从报道内容、版面风格到经营策略等诸多方面受到颇多限制,特别需要突出服从、服务功能;春江新闻网创建不久,在当下网站如麻、竞争残酷的环境中,形如沧海一粟,其实力与影响力均相当有限,只是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春江